

一代琴師杜泳訪談錄

撰文：鄭學仁

助理：李德芬

摘要

杜泳，自幼在鄉間的粵劇、粵樂氛圍下成長，六十年代移居香港後，曾在中環希爾頓酒店金蓮廳及尖沙咀海天酒樓夜總會樂隊任職多年，親歷當代香港的「中國科騷」行業鼎盛期，也曾夥拍不少名家。二十一世紀初，杜泳從美國回流香港後，開始接受不同機構的邀約，當起他的「音樂判頭」來，繼續在港組織及推廣中國傳統戲曲及曲藝的演出，也繼續享受中國音樂之美。杜泳今已年逾古稀，專訪團隊特別安排這一次訪談，邀約他憶述自己的出身及從藝數十年間的見聞，並分享他對演譯中國傳統音樂方面的心得及見解。

緣起

近十多二十年間，香港演藝舞台上忽爾興起了不少廣東曲藝演唱會。不論是南音還是粵謳，不論是在公營的香港電台，抑或是清幽雅淡的南蓮園池、品茗談心的樂茶軒、石硤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又或是香港中央圖書館、心光學校等不同規模的演藝教育場地，不論擔綱的是地水南音唱家諸如吳詠梅（梅姨）、唐小燕，抑或是名伶唱家諸如阮兆輝、梁凱莉又或是學者諸如程美寶等，你或許會留意到，負責弦歌拍和的，大都是同一批的棚面演奏員。若果你是廣東曲藝的愛好者，對於樂隊中演奏頭架高胡或椰胡的一位琴師的名字 --「杜泳」-- 一定不會感到陌生。



杜泳正進行口述訪談

根據場刊簡介，杜泳出身於粵樂之家，從小受祖母及父親的影響。年幼時已學會唱粵曲及拉胡琴，其後曾受教於王粵生、湯良德、余其偉等名家，從藝至今已逾半個世紀，期間踏遍不少舞台、歌壇、夜總會。專訪團隊今次特意邀約這位資深藝人作口述訪談，期望能對香港前期的夜總會樂隊運作、粵曲演藝及廣東曲藝史等補上一筆，也藉以瞭解一下這位前輩在音樂上的心路歷程。

2025年11月7日，訪談團隊走訪杜泳於其馬鞍山的居所，一盞清茶、幾盤小點，大家圍爐暢談昔日老香港的酒樓夜總會及廣東曲藝圈的人、物、事，憶述他從藝路上的點點滴滴。

鄉間雜憶

我是杜泳，我的家鄉是廣州大壩鎮的白沙村，1948年我在那裡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 草鞋洲 -- 出生，因為那個小島很像一隻草鞋，因而得名。鄉間的生活很開心，由於那是一個小島，我們每當要去廣州，就必須經由水路才能去到。住在我們村內的人，從小就在這河邊生活，所以相信沒有誰是不懂游泳的了。我家先祖因為有產業在香港，所以早在三反五反之前，我的一些兄長、家人等部份都已移居香港，寄住在深水埗藤商會過活，¹ 只剩我跟祖母、五哥、九哥及十一弟幾人留在鄉間。我是在鄉間唸小學的，唸了六年，也經歷過饑荒。不過，我的運氣算是不錯，未曾怎麼捱過饑餓，因為當時在香港的家人郵寄了許多物資回鄉，接濟我們。在我的鄉間記憶中，只記得我的祖母，她是纏足（紮腳）的，也識字。我們都覺得她是個奇人，可惜兄弟間至今仍不太清楚祖母的身世。

我家門前有一條小河，河面約寬八尺，所以只可通行一些小船，可以直達廣州，在一個叫做黃沙的地方上岸。五十年代中期，我還未滿十歲，便經常隨祖母乘船到廣州西關寶源路看大戲，我還記得祖母最喜歡看的有呂玉郎的《張羽煮海》等戲碼。每次到廣州，大家都看他十天、八天戲，然後再乘船返回鄉間。我很小的時候，便是受著這些環境的薰陶，也開始喜歡了唱曲。我的祖母喜歡看戲，又經常給我說戲曲故事，所以我還未上小學時，便已經可以背誦不少粵曲。到了小學時期，我又經常參加校內一些粵曲活動等，這自不待言。可能我在小學班中比較出名，所以班主任特別寵我，經常帶我去參加粵曲比賽，每逢得獎，大家都有食物獎勵，因此，我也特別努力。

我的父母、長輩那時候要不住在香港、要不留在廣州。我便記得曾經到廣州探望過父親，知悉他也會拉胡琴、會唱曲。他曾經跟隨一個演戲的師傅學習。我對上的一位哥哥排行第九，我是第十，還有一個弟弟排第十一，所以我也有一個小名叫做「阿十」。我們三兄弟都非常喜歡音樂，而父親許多樂器都存放在家中，基本上我們什麼樂器都有機會接觸到。哥哥吹色士

¹ 指創立於1870年的「港九永興堂藤器同業商會」。藤器業曾經是香港主要的出口行業之一，大小藤器工場、藤器店廣佈深水埗各區。見「香港工商總會」網頁「港九永興堂藤器同業商會」一欄 [https://www.hkica.com.hk/hkntciga/?page_id=681]

風，我拉胡琴、梵鈴，弟弟則打揚琴。我們沒有什麼老師，還是日常跟隨同鄉一些學長演奏，慢慢觀察，從旁揣摩而學會的，可算是無師自通。而說到真的正式教習，倒是後來我短暫留在廣州的時候，有一位名叫麥寶森的師傅，是我叔叔的師傅，他便曾經正式教導過我如何演奏。



杜泳（左）小學時期在鄉間與同鄉友人演奏《平湖秋月》，右方打揚琴者為杜泳十一弟杜鈞

我開始正式接觸音樂，是在鄰村一個叫做「沙鳳」的地方，所謂「沙鳳」，即是指「橫沙」及「鳳崗」兩個毗連的鄉鎮，這裡正是招子庸的家鄉。²那裡有一位比我年長十多歲的學長，名叫陳洵。他很有學問，家中很多藏書，從他身上我學懂了不少東西，演戲、唱曲、寫曲、作曲，所以他也可算是我的師傅了。他任職的「工人宣傳隊」每逢有演出時，也經常帶著我一起去巡演。我雖然沒有收酬金，但有免費食宿，也有演出機會，所以能從中汲取不少實戰經驗。記得十多年前我回鄉時，便曾經見過他一次，可惜現時他已經不在了。

記得還有一位也是姓杜的 -- 杜全，也是沙鳳人，不過，他是文化館長。我唸書時，每逢暑假都去他的文化館那裡，當個小什工，什麼都做，圖他包食包宿。就是在這裡，我連手風琴也學會了。

大概是饑荒時期吧，那個時候我已經會唱南音了。³記得陳洵當時曾經寫了一首自彈自唱的南音，叫做《老貧農話家史》，由我、陳洵、杜全三人一起上台演出，我彈秦琴，陳洵主唱，不過我也懂得唱幾句。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回鄉探望陳洵時，他卻已經忘了這件事。原來他在文革期間曾經被打成「反動文人」而遭抄家，所有家當、作品都被一掃而空，慘痛過後，精神出了點狀況，許多事情都忘了。不過，我對這次演唱會，印象很深刻，因為當時我們演完後，便可享受一頓美食，非常難忘。

² 招子庸 (1793 - 1846)，字銘山，號明珊居士，廣東南海縣橫沙鄉人，清代文學家，嘉慶二十一年 (1816) 舉人，有藝術天份，工書畫，曾任山東濰縣縣令。道光八年 (1828) 撰寫《越謳》一書，有論者以為晚清時期粵謳的發展歷史得以如實保存，即有賴於招子庸《越謳》一書的流傳，(見程美寶，〈清代嘉慶年間以來廣東「粵謳」的流變軌跡：詩文日記、唱詞曲譜與聲音材料的綜合性研究〉，載《民俗曲藝》，[2024.3] 第 223 期，頁 53) 此書後來曾多次被譯成英文，並改名為《廣州情歌》。有關招子庸生平及其著作的詳細資料，可參閱梁培熾，《南音與粵謳之研究》，三藩市：舊金山州立大學亞美研究系，1988，頁 164 - 203。

³ 指的應是中國於 1959 - 1961 年間因為「三面紅旗」運動而發生全國性饑荒的一段時期，又稱為「三年大饑荒」，按年份推算，杜泳當時應在 10 至 13 歲左右。

我現時偶爾回鄉探望我的小學同學，大家暢談往事，也很愜意。眼看尚存的，都已經是祖父母輩了，但仍然很活躍，還在唱曲。每到傍晚，村裡所有人都會拿了樂器，聚在這個「榕樹頭」的空地上，就奏他一個晚上。我的家鄉可算是典型的「榕樹頭」格局，在空地一旁有兩株很大的榕樹，一株是大葉榕，現時還在，另一株是細葉榕，要幾個人才能環抱樹幹。很可惜在五十年代後期大躍進的時候，便坍塌了，村裡老人家說這是一株「風水樹」，樹一倒，饑荒便來了。那顆樹就在我家屋後，每次風災時，我們都走到樹下等著，有時會有一些雀鳥跌下來，有時甚至有蛇，反正一定有收穫。我記得曾經拾過一隻了哥，拿回家收養。所以說，對於屋後這一顆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希爾頓雜憶

大饑荒期間，我的祖母過世了，八十多歲。到了六十年代後期，正值香港暴動之後，我移居香港，除了幾位兄弟直接移居美國外，從此全家人大部份都在港居住了。香港給我的印象很好，生活得很愜意，一切都不愁。我對上的哥哥在葵涌九華徑有一個工場，他很好客，所以在工場內經常會聚集上一群朋友，其中有一位名叫黃漢明，比我小一、兩歲，小提琴拉得相當好。他母親的妹妹便是馬思聰的太太，他的人脈很廣，介紹過很多音樂人給我認識，也由於他，令我對音樂重新燃點起火苗。我曾經跟他一起在美孚租住一個房間，大家睡的是「碌架床」，⁴我在上格，他睡下格。他很聰明、很能幹，教會我不少東西，我很受他的啟發，後來也因為父親的勸導，我就奮發起來去讀書，到夜校進修。後來黃漢明考進了理工學院，唸飛機工程，而我則去了尖沙咀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就讀，那是 1975 至 1977 年，我唸了兩年的室內設計課程，那個時候剛好是香港「佳藝電視」開台，⁵他們與中大校外課程部合作辦學，所以我們有一些課是在電視台上課，也有一些是去循道中學上課的，不過不需要每天上課。

那個時候，我已經在希爾頓酒店的金蓮廳夜總會工作了，負責拉胡琴，這也是經由黃漢明介紹的，因為他在音樂圈的人脈極廣。須知當時要到希爾頓任職很不容易，希爾頓是高級酒店，除了尖沙咀半島酒店之外，員工待遇要數這裡最好了。我雖然只是在樂隊做替工，但待遇不錯，每個月可以賺到九百多元，比起在工廠工作多上兩倍工資，下班後，還有一頓美味的

⁴ 廣東俚語中指的「雙層床」。

⁵ 佳藝電視有限公司 (Commercial Television) 簡稱「佳視」，是香港的第三間免費商營電視台，1975 年 9 月開台，1978 年 8 月倒閉，曾被喻為香港最短命的電視台。參閱《香港電視大典－佳藝電視》 [<https://etvhk.fandom.com/wiki/佳藝電視>]

夜宵，而且員工吃的與顧客吃的質素一樣，我記得曾經因為吃雞批吃得過飽，第二天早上連早餐也吃不下。

記得希爾頓的樂隊是由呂培原創立的。⁶ 我加入時的領班是曾漢章，⁷ 不過，他做得很好，因為他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是當時中樂圈中唯一會說英文而且說得很好的人，所以他當領班是很稱職的。曾漢章的人品極好，對我也很好，很關心我。我就是在這裡認識王粵生，我跟王粵生相處的時間並不太長，前後僅約兩年，不常見面，不過他對我印象也很好，那時候他還特地帶了個徠卡相機 (Leica) 跟我們一起拍照，我當時一直有點不明所以，不過這些照片現時已經很有紀念價值了。



王粵生以徠卡相機拍攝的杜泳、曾漢章合照

希爾頓工作的氣氛比較嚴肅，每晚我們都要不遲不早地提前十五分鐘到達會場。不過，我們不能從正門進入，只能從花園道旁邊側門的小樓梯進入更衣室，然後換演奏服。那是一件很漂亮的中式長衫，我猜這是呂培原設計的，到得兩個星期左右便洗滌更換一次。換好演奏服後大家用點小食，之後便開始工作，每晚由八時至十時，我已忘記中間是否有個小息，⁸ 希爾頓演奏的是純中國音樂，有江南絲竹，例如《紫竹調》，也有一些是王粵生的作品，例如《懷舊》等。⁹

⁶ 呂培原，蘇州人，1951年移居香港，1960年成立的「香港中國國樂團」，除了是他電影配樂的班底，也是由他當領班的中環希爾頓酒店金蓮廳的樂隊骨幹。根據學者余少華記述，1973年呂培原移民美國之前，樂團「逢星期一至五晚均在中環希爾頓酒店的金蓮廳（中菜飯廳）作純器樂演奏，樂隊人數9人」，「每晚分上下半場，均以合奏為主。」參考余少華，《樂在顛錯中：香港雅俗音樂文化》，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頁82及余少華，〈呂培原先生的香江國樂歲月〉，載《呂培原情繫香江演奏會》場刊，2012年4月7日，頁10-12。

⁷ 資料顯示，呂培原在1973年移居美國，其後由曾漢章接任，按照時序推斷，杜泳入職希爾頓時應在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之間，直至1975年他離開音樂工作到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部唸室內設計課程，當中在希爾頓工作的時間約在一年半至兩年左右，與他敘述吻合。曾漢章（1912-1991），廣東寶安人，上海出生，在聖約翰大學畢業，1949年到港，以音樂謀生。有關曾漢章及希爾頓金蓮廳的故事，可參閱鄭學仁，《吳大江傳》，香港，三聯，2006，頁56-63。

⁸ 夜總會每晚演出都分上下兩場，中間有小休，見上註6。演出時間另有一種說法是每晚做兩場演出，分別是晚上7時及9時，每場約45分鐘，估計是不同地區的酒樓夜總會營運模式略有不同所致。見〈被遺忘的歷史 - 中國科騷·獨家專訪箏樂演奏家蘇振波〉，《星島日報》，2023年4月27日。

⁹ 金蓮廳位於港島希爾頓酒店二樓，原名「玉蓮廳」，1968年二月進行裝修，「務使整個內部，表現中國色彩，」「男女侍應生及『領班』等之制服，亦皆從頭設計」，同年三月一日重開後改名為「金蓮廳」，見〈希爾頓「玉蓮廳」重新裝璜〉，《工商晚報》，1968年2月11日。



左起杜泳、溫啟豪、王粵生在希爾頓金蓮廳演出

我在希爾頓大概做了一年多，那裡的樂隊演出便結束了。我想這是有原因的，因為那時的顧客多是日本遊客，到後來還有台灣遊客，他們喜歡逛的都是尖沙咀這些旅遊地區，喜歡上夜總會，也喜歡跟門前穿著旗袍的女侍應拍照，每次都會給一元美金的小費，所以海天這一類比較平民的夜總會便

很旺場，之後一直能支持到八十年代初期，隨著中國大陸開放之後才漸漸結束。而希爾頓則位處中環商業區，屬於高級酒店，走的是高級的客路，所以從顧客需求的角度來看，便被比下去了。

夜總會的音樂工作雖然饒有趣味，不過當中亦有不少辛酸，也不穩定。希爾頓的工作沒有了，王粵生當時就對我說：「杜永，(當時的領班都喜歡稱呼我為「杜永」的，不知怎的，他們不喜歡叫我的「泳」字)，明天你來我這兒，我帶你到文苑樓『玩』曲去。這裡是沒有酬金的，不過你只管在那裡『玩』便可以了，有工作時，就會有人找你的。」這個近似歌壇形式的單位在文苑樓三樓，全天候二十四小時有吃的。我跟隨王粵生去過兩、三次，每晚到得夜半三更，便有些影視名人陸續來唱曲。後來過了許多年之後，余茂才告訴我，這個歌壇是關德興的五姨太經營的。我對那種氛圍很不以為然，等開工，感覺是在乞討似的。我的父親也曾經苦口婆心地勸過我：「仔，不要再做音樂了，這與做乞兒沒有什麼分別。」這更加令我下定了決心要離開這個圈子，轉而去進修，後來去了唸室內設計。

王粵生對我是很好的。他為人很踏實，也很聰明，古箏彈得很好，胡琴則拉得普普通通。當時我甚至不知道他作曲可以如此高明，否則可能會更加崇拜他了。他寫的《懷舊》，我很喜歡，他應該沒有受過作曲訓練吧，這應該都是天份了。他在夜總會樂隊中主要還是打揚琴的，記得他後來甚至可以發明將揚琴倒轉過來教學，這都是匪夷所思的。我記得曾經聽過一次他的電台訪問，記述他某年到廣州演出時，為芳艷芬寫小曲《荷花香》的一段往事。他說當時是沒有稿費的，主辦方後來更要求他修改，他也順應要求修改了，「他們肯唱我的作品已經很高興了，還談什麼酬金。」這正如我父親所說，幹音樂的，是不是有點像在行乞，實在慨嘆。

我離開希爾頓的樂隊後，因為對音樂圈的營運氣氛很感到唏噓，便下了決心轉行，去了唸室內設計，又把所有音樂圈朋友的電話號碼都刪掉了，不想再見任何人。其後搬了幾次家，所以最後已經沒有什麼圈中人清楚知道我當時的情況。其時，我已經很少與王粵生聯絡了，也很少再見面。我猜想他當時是曾經想收我作學生的，可惜其時我心意已決，一心要離開這個圈子。後來，知悉許多音樂圈的朋友都不太好景，我慶幸最終沒有以音樂演奏為職業，一直當個業餘的玩家，還是不錯的。

海天雜憶

1977年香港中樂團職業化後，對夜總會的音乐行業帶來不少影響，很多樂師轉作全職，自然而然令夜總會流失了不少人手，造成人手嚴重短缺。七十年代中後期，我唸完室內設計後，本已決意離開音樂圈，卻又經不起舊樂友黎浪然的苦苦請求，終於再作馮婦，舊調重彈，轉到尖沙咀海運大廈由他領班的「海天酒樓夜總會」工作。黎浪然外號叫做「黑鬼黎」，是我最尊敬的三位樂隊領班其中之一，另外兩位就是曾漢章及王粵生。後來我在海天做了一段頗長時間，那時候我們每晚工資是23元，不過，當時我已經唸完室內設計課程，日間做工程，所以賺了一點錢，買了車，晚上在海天工作時，還可以自己開車上班，一個小時泊車不過五毛錢，每晚泊上三個小時，也只不過一元半。我在海天主要拉胡琴的，不過由於當時人手短缺，許多時候在聲部不足的情況下，又要兼奏大提琴或其他樂器，例如彈阮等，有時候連「黑鬼黎」也得粉墨登場，當李德江缺席時，他便得補上打揚琴。¹⁰

那個年代，由於我們做室內設計工程的，總算是一個專業，當然不好讓顧客知悉你是在夜總會工作的。甚至後來結婚，內子也不知道我曾經在夜總會工作，一直到了數十年後，移居了美國三藩市，某次與一群舊友聚會時，一切事情才被公開。

不過，也不是所有顧客都會看不起你在夜總會工作的。有一次，湊巧我有一個客人在海天設宴，他遠遠就隔著紗幕看見了我，不過，他卻沒有什麼表示。他是做房地產投資的，所以往後每逢有什麼好樓盤，都會介紹給我，更擔保我到銀行貸款，後來我在深水埗買下的第一棟房子，便賺了不少，所以他實在是帶挈我發財的。

¹⁰ 李德江，香港前代著名揚琴演奏家，1977年香港中樂團職業化時屬於第一批全職樂師之一，2015年在香港病逝。

海天的演奏風格跟希爾頓很不同，主要演奏的都是跳舞樂曲，即是 Chinese dancing show。¹¹ 大樂隊坐在舞台的紗幕後演奏，每晚開場第一個節目就是舞北獅，之後還有跳《弓舞》，由「糯米姐」¹² 擔綱演出的《漢宮秋月》、《啞子背瘋》等舞蹈，以及由我們演奏的一些黃梅調音樂等。

海天演奏的樂曲都是以跳舞音樂為主，所以演奏了不少王粵生的作品，例如《荷花香》等，不過，我記憶中則沒有唱歌的部份。每晚演出的曲目是由領班預先編排好的，演出前都會先派發樂譜，我們用的都是簡譜，就連大提琴用的也是簡譜。我還記得有一位專門負責抄譜的年青人，叫做譚裕明，比我年輕一點，很聰明、很能幹，組織能力很強，曾經組織過樂團到南洋演出。他的字體很秀麗，樂譜整理得很好，所以領班很喜歡他。話雖如此，我們基本上都是不需要看譜的，這些曲子都很容易就背下來了，而且可以坐上夜總會樂隊中的，都是「通天老倌」，大家都可以兼奏不同的樂器，例如某晚某個聲部出缺了，很容易就可以由其他人補上，而且不會令觀眾覺得你是外行，會容易出錯。畢竟大家都經驗豐富，都是「跑江湖」嘛。

我記得當時有一位掌板的，名字我忘了，好似叫什麼「權」的，他是位奇人，可以同時走三個場，金冠、美麗華 ...，而且不論掌那一門敲擊，打南北獅、打爵士鼓等，中西皆通、樣樣勝任，很厲害。我很喜歡夥拍他的掌板，奏的很愉快。

有一位吹簫的，只記得外號叫做「大哥宋」。他早上是開計程車的，不過每晚都會到夜總會工作，很勤奮，我從未見過他缺席。他主要吹簫，吹得很好，我猜想他一定還懂得吹奏其他樂器。夜總會另有一位打揚琴的，名叫張能基，曾經跟隨美麗華的曾湘學藝，多在「海洋皇宮夜總會」駐場。他與我因為曾經一起到海天做替工而認識。他也是做工程的，是一位「墨斗王」，¹³ 後來我倆便一直在建築設計工程方面合作無間，大家都賺了不少。

¹¹ 對於夜總會的演出形式，另一種在行內更常用的稱呼叫做「中國科騷」，即由 Chinese Floor Show 音譯而來。根據古箏演奏家蘇振波憶述，「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等運動，... 國門近乎封閉，外國人欲想瞭解中國文化藝術和風格，... 就只有到更開放自由的香港，... 形勢造就了香港逐漸成為東南亞的旅遊重地，因此，本港很多酒店、酒樓紛紛成立夜總會，並相應地推出具有中國風情的歌舞表演及中國音樂演奏，... 這種作為招徠遊客的中國歌、舞、樂表演，業內稱為『中國科騷』。」見〈重溫被遺忘的一段歷史－香港中國科騷〉，載《箏樂大師音樂會》場刊，2018年5月12日。學者余少華則認為外國遊客對中國文化的好奇心可在這些專為他們而設的中國歌舞中得到「獵奇式的滿足」，見余少華，《樂在顛錯中：香港雅俗音樂文化》，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頁83。

¹² 「糯米姐」本名鈞燕容，任職海天酒樓夜總會跳舞組領班，也擅長打揚琴及吹簫。

¹³ 「墨斗」據稱是春秋時期魯班發明的，是木工用以彈線的工具；墨斗工指平水測量工人，職責是在地盤工地中根據施工圖則以「一比一」平水墨線準繩地在工地彈上墨色或藍色線，讓其他建築工人依照方位完成工程。

很神奇，我經常會遇上一些與我很合得來的前輩。記憶中的還有蕭碩昌，吹笙的，對我很好。他在任白戲班當拍和，所以曾經帶著我免費去看任白的大戲。對我很好的當然還有老相識的王粵生。記得有一次，打著三號風球，我們在海天下班之後，他駕著一架「綿羊仔」電單車，要順道載我回九華徑。當晚風雨交加，雖然大家都披了雨衣，不意竟被一輛小巴濺起路旁積水而弄得衣履盡濕，狼狽不堪。

海天每晚的工作時段跟希爾頓一樣，由八時到十時，中間有小休。八時至十時是顧客用晚餐的時段，所以需要有樂隊負責演奏樂曲、舞蹈員負責舞蹈，作為顧客佐膳的背景節目。到了十時我們下班後，也就輪到顧客的跳舞時段了，而音樂的部份，就換上了西洋流行樂隊或菲律賓樂隊，又有演唱流行歌曲的名歌星登場，記得有歐陽霏霏等。時間安排上接得很順暢，而這都是當年所有酒樓夜總會慣常運作模式。

一直到了1979年，真的不行了，我因為太忙了，所以只得向領班請辭。這次我是認真離開音樂圈了，除了好朋友李德江外，我完全斷絕了與其他音樂人的聯絡，從此專注我的工程事務。直至2003年從美國回歸香港，才再次接觸音樂工作，其間可以說是絕跡江湖二十多年。

粵韻崑腔

我這一生似乎跟香港中文大學很有緣份。我初到香港，上夜校的教師便曾經帶我到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遊覽，當時還在校內拍了一幅照片，數十年後的今天重看這張黑白照片時，還覺得很神奇，很有紀念性。後來我唸的室內設計，也是中大的校外課程。



杜泳（後排二）到港初期與夜校
同學在中文大學校園內留影

1993至1994年，我把在港的東西賣掉了，移居到美國西雅圖，打算在那裡唸書，後來因為修讀專為新移民而設的英文課程E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時不合格，考不上那裡的工業學院。不過，因緣際遇，我碰上了一位台灣人，他知道我是玩音樂的，所以帶我到西華盛頓大學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做音樂系旁聽生。課堂及音樂都很動聽，令我很沉醉。我於是決定不再去唸書了，就在大學裡面玩了好幾年音樂。

由於當時我在油麻地仍有一間貿易公司，所以到了九十年代後期，我經常是美國、香港兩邊走，不過，有較多時間是在港居留。我在西貢還有一塊地，記得七十年代時，我曾經在那裡建過一幢村屋，2003年正式回歸香港後，便在壁屋監獄後方的壁屋村套了一幢丁屋，之後又再跟隨一些舊樂友例如李德江等重操故業，玩音樂去了。

大概在2001至2002年，我曾因中港經商之便，去了廣州粵劇學校上課。我為什麼要到粵劇學校學習呢？也不過是想瞭解多一點粵劇學校的教學現況，怎料我卻發現，粵劇學校的圖書館竟然連一本講粵劇的期刊也沒訂閱，有的只是鋼琴、芭蕾舞。課堂上的課，有講到三十二分音符的，老師會說這才是科學的，工尺譜是不科學的、過時的、老套的，我們應該學用五線譜，而拉高胡的要拉小提琴的練習曲，這真是讓我開眼界了。

我當時是透過余其偉的介紹，認識了關家雄老師，後來便跟他在粵劇學校上課，學的是粵劇頭架拍和等技藝。我交了一千多元學費，在學校上課及寄宿。後來粵劇學校要搬遷，它在我家鄉大壩自資購置一間空置的國際學校校舍，成為它的自置物業。我當時因為患病，又經常回去美國，如是者前前後後在粵劇學校大概上了大半年課，而在這段期間，我從許多劇目的排練實踐中學到了許多東西，尤其是粵劇鑼鼓方面的知識。那時候的同學都是年青一輩，有一些是失學或是未能升讀中學的兒童，所以才到粵劇學校學習一技之長；也有一些學生的父母親是劇團中人，希望克紹箕裘，就把他們送到學校來了。我比他們年長許多，所以他們都把我當父親、叔叔看待。不過，今天他們許多都已當上了父母親了。

2003年，我算是正式回歸香港了。我回港後沒多久，便遇上了余少華，他請我去聽他的講座，之後更叫我去中文大學聽他的課，又一次令我對音樂「上癮」了。後來，我認識了陳慶恩，又到香港大學旁聽他的課。我在退隱江湖二十年後重新走上音樂路，有賴這兩位學者。有一次在香港大學上完課堂後，陳慶恩還介紹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的一些文化經理給我認識，從此開展了我和康文署籌辦音樂演藝節目的合作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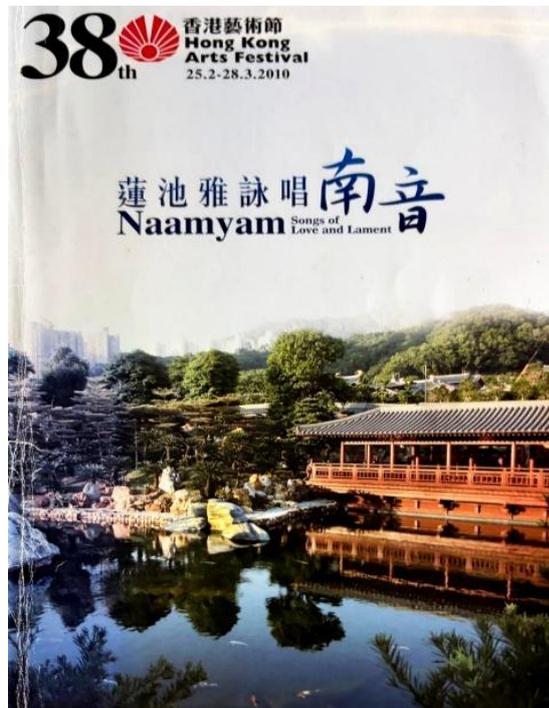
談到籌辦康文署的節目，先必須提一提「茶館」。我移居美國後，雖然名義上在油麻地仍有一間公司，但沒有什麼實務工作。回歸香港早期，因為有空，便經常跟隨譚寶碩到茶館玩音樂。¹⁴到了2006年，我才因應茶館葉

¹⁴ 「茶館」指1991年由葉榮枝（即文中的葉老闆）創辦的「樂茶軒」，原是一家小型茶葉零售商，2003年於金鐘香港公園開設第一間茶藝館，2018年再於中環「大館」開設第二家，茶市期間會安排中國音樂雅集。有關茶館資料可參閱「樂茶軒」網頁 [<https://www.lockcha.com/>]。譚寶碩，香港著名笛子、洞簫演奏家。

老闆的建議，在那裡另設一個粵韻歌壇，由我領隊。當時擔綱客串的，多是中文大學音樂系的學生。後來年輕的團員逐漸離開，最後只餘下幾位長者 -- 余少華、彈古箏的陳國輝和我，一直至今。早期而言，我常以這個「地盤」做康文署的節目。

後來，康文署確實經常邀請我幫忙策劃許多不同的粵韻節目。我做康文署節目還是做得很開心的，署方員工非常合作，但我加入後，無端端的當上了「音樂判頭」，便無可避免地分薄了既有資源，有了利益衝突，感覺上便難免得失一些原來在這裡謀取生計的人。例如有一位舊友，向來大家碰面時，都會打個招呼，寒暄幾句。後來有一次，我辦了一位音樂名家的專場，在音樂會中大家再碰見時，他竟視我如同陌路。其後翻查紀錄，赫然發現從前這位名家的音樂會，大都是由這位朋友經辦的，所以我猜想，是在工作中無意之間損害了他人利益。說起來，真無奈。

「香港藝術節」辦事處的限制比康文署多，有時候，在幫忙他們籌辦節目期間會衍生很多枝枝節節的問題，有苦有樂。不過，話說回來，整體上還是可以的。記得後來 2010 年，「香港藝術節」辦事處邀請我們到南蓮園池做一場題為「蓮池雅詠唱南音」的節目。我原先擔心演唱這些傳統曲藝的專場不夠吸引，會影響上座率，於是想到了一個點子，邀請了三位「師娘」一起同台唱南音 -- 梅姨 (吳詠梅)、唐小燕以及唱平腔的陳麗英，那是相當別開生面的。能夠成功籌辦這場節目，令我重拾了不少信心，原來我還是可以做好音樂的。我至今仍保留了這一份場刊。這一場傑作令我有點兒「光宗耀祖」的感覺，我的家人曾對我說：「小弟，你真厲害，連香港藝術節也要找你做節目。」我感到高興的，起碼是我們傳統的「地水」也可以令香港觀眾在芸芸演藝項目中留下身影。



「蓮池雅詠唱南音」場刊

說到唱南音，我印象中，油麻地戲院及西灣河文娛中心的錄音效果最好，錄音團隊也很不錯，很合作。

又談談馮華，他是個很了不起的音樂家。記得十多年前，有一次康文署透過我邀請馮華演出一場精神音樂。我去「今樂府」找他，他問為什麼要找他，我說是康文署邀請他的，作為整套「粵韻樹下音樂廳」系列中的一個部份，他很爽快地答應了。¹⁵ 後來他便叫我去他的「今樂府」一起操曲，而我負責拉二胡。

有一次操曲的經歷很有趣，馮華當時已經八十多歲了，那次他彈秦琴，在操曲期間，本來彈著彈著，但竟然睡著了，把秦琴掉到地上。就是這把秦琴，是百分百香港製造而唯一現存的珍品。我後來曾經把它拿到凱聲琴行維修，至今音色極好。



杜泳與馮華的秦琴

記得又有一次，我們一起到廣東番禺灌錄一張名為《仗義還妻》的唱片。那次他病得厲害，我們僱了一架小巴從香港直達番禺。到埗後，他隨即吃了幾顆藥丸，到得一踏進錄音間，音樂一響，他即時變得精神爽利，演唱《仗義還妻》時，由於聲線未完全復原，唱不到升C，便降低二度唱降B，所以唱片中這首曲是比平常腔口低一點的。他就是這樣，很厲害，音樂一響便精神。音樂家就是音樂家。



唱片《仗義還妻》錄音團隊，前坐者左方為馮華，後排最右為杜泳

¹⁵ 指 2010 年 10 月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廣東音樂系列：馮華精神音樂」音樂會，馮華擔任領奏，這是馮華最後一場個人音樂會。馮華 2017 年逝世，享年 93 歲，擔綱這場演出時已屆 86 高齡。

唱片當中原定有兩首曲是由他拉頭架的，不過他實在咳得厲害，錄不下去了，便把高胡遞給我，並說：「阿杜，你來。」我本來是拉中胡的，之前也從未跟他們度過曲，無端端的便成了頭架。猶幸我曾經在粵劇學校讀過大半年，加上認識當時在場一位「小師姐」，就是負責打揚琴的鍾國珍，她比我早幾年入讀粵劇學校，人很機靈、很醒目。於是我跟她說：「你給我『手眼』，¹⁶ 這次是由你做頭架，你落竹，我便去。」幸好她在場，所以那次便成功灌錄了這兩首粵曲。不過，後來我竟然忘記了我曾經當過這兩首曲的頭架。¹⁷

自從那次跟馮華合作後，我才正式認識司徒紹。從前只知道有這一號人物，但從未合作過，不過知道他真材實料，在粵樂圈早已享負盛名，很有江湖地位。他做人很有原則，是非分明，這倒是令我很敬佩的。「粵韻樹下」的最後一場，我邀請了司徒紹一起演出精神音樂，奏幾首王粵生的小曲，欣幸觀眾很受落。

我做「粵韻樹下」差不多十個年頭了，一直叫好叫座，是過了瘟疫後，節目才無疾而終。不過，我始終覺得很可惜，因為這向來都有不少固定觀眾。近年另一個經常合作的機構，是香港電台，我最喜歡的是第四台，而我從中學會了不少東西。



2025年9月在香港電台第四台拍和阮兆輝演唱南音（照片由香港電台提供）

¹⁶ 粵劇拍和術語，即由領頭架者以手部動作或眼神作提示，指示樂隊入樂伴奏。

¹⁷ 《仗義還妻》是雨果製作有限公司2008出版的唱片，易有伍監製，片號HRP7276-2。片中收錄四首粵曲，其中《仗義還妻》由馮華演唱，《昭君出塞》及《越國驪歌》由杜泳掌高胡頭架。

另一方面，我向來很喜歡崑曲，2007年我在香港大學旁聽陳慶恩的課時，就已經對崑曲有莫名的好奇，很想知道崑曲是如何演練。那時候我正在茶館工作，有些崑曲迷的茶客告訴我，某天會有崑曲講座，於是我便跟他去了合和中心。那一次是張麗真的講座，聽完之後，我真的著迷了，簡直將自己代入了柳夢梅的角色。我於是購了一本《粟廬曲譜》，跟張麗真學起崑曲來。我對崑曲算是痴迷，現時王奉梅《牡丹亭驚夢》等基本劇目，我已可以不需看譜，就把整段拉出來，用以自娛。我現時還經常為張麗真伴唱崑曲，轉眼已經拉了十多年了。

伴唱崑曲跟伴唱地水非常不同。崑曲的要求非常嚴謹，一定要看工尺譜，而且拉的要非常準確，不能增減；地水就非常不同，它喜歡怎麼唱就怎麼唱，喜歡怎麼加減就怎麼加減，所以我覺得很精彩。能夠體驗兩者的「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非常有趣味。我伴奏崑曲主要是拉胡琴，不加入演唱。不過，拉胡的在伴唱崑曲時要很小心，有一些曲友是不喜歡胡琴聲的，我估計他們或許只是不喜歡質量不好的胡琴聲音而已，因為一如【桂枝香】這類旋律優美、抒情的樂段，胡琴的音色很重要，但當然一定要玩得恰到好處、適如其份，不能太搶、太霸道，一切必須依循曲唱。¹⁸

潮州音樂我也很喜歡。我曾經跟一位許姓朋友學過潮樂；他是在美孚賣海味雜貨的，喜歡跟我玩粵樂，琵琶、揚琴也玩得相當好。他父親是潮劇團的團員，所以他的潮樂也玩得很好。他曾送我一把潮州二胡，而我現時也偶然跟隨他去柴灣等地區的潮樂社團玩玩潮樂。當中我主要拉胡，但現時還未能唱，不過，我實在想學唱，就好像崑曲，你唱得不好不要緊，不過一定要懂得唱；又好像地水南音，你想拍和得好的，一定要懂得唱，你清楚預知唱家會如何發音、發什麼音，那你才可以拍得準確，又例如伴陳麗英唱平腔時，你一定要先背好她的曲，配合了她的口型，懂得在樂句停頓處適當加花，這樣你才可能拍得好，否則唱者也會唱得很辛苦。

感慨萬千

走音樂的路一點也不容易，講的當然是天份，不過後天的努力以及心態都很重要。這二十多年來，我看著中文大學一班音樂系學生的成長，我曾經對他們說：「走音樂這條路，必須早訂定目標。不可以每天只顧拿著樂器、

¹⁸ 崑曲是文人曲，屬於曲牌體，曲牌就是因應每支長短不一的歌曲而給予的固定名稱，即唱詞按照曲牌填寫，體裁可長可短，可以獨立使用、可連續使用也可組合使用，成為「套曲」。崑曲在體裁上屬於聯曲體，提倡的是「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的曲唱理念，崑曲的美學觀點中以為人聲唱腔是最美的，而輔以人聲的應該是竹樂，因此以笛子為人聲的主要伴奏樂器，才是崑曲曲唱的最高境界，也因此，胡琴在崑曲中的地位會次於笛子。參閱塵紆，《梨園偶拾（京崑篇）》，香港，紅出版，2024，頁 27-29、頁 302-304。

只顧玩玩音樂，打打散工，這裡演演、那裡奏奏，得過且過，寅吃卯糧。」不過，他們都不怎麼聽我的。我算是捱過饑荒的音樂人，很明白箇中事。你想做音樂這行的，必須先清楚自己的定位，知道你只是個伶人。你要生活，這是很實際的，當你有所求時，就必須好好處理人際關係，不是要你每天笑臉迎人，不過你總不可每天對人家哭喪著臉，你起碼需要的，是微笑，不要誤以為伶人就可以很有性格、很有「革命心」，這很荒謬，因為你先「革」掉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命」。

這兩年多，我在心光學校教授失明人士以自彈自唱形式，演唱及拍和地水南音。有一位學生叫做楊恩華，學得很好，也曾經獲獎。這些教習經驗令我更加感覺到我學習傳統音樂的道路是更貼切的，怎麼說呢？例如今天在演藝學院學習的，是一套有系統的訓練方式，這代表一個階段，是好的，要將這些傳統音樂、民間音樂昇華，成為舞台藝術，也沒有問題，但要把這些民間樂曲演奏得像話的，就不能忘記傳統「口傳心授」的模式。這是要保存的，始終民間樂曲必須「貼地」、貼近民間。我之前曾在「竹韻」教過好幾課，¹⁹ 他們也把我的一些心得記下來了。

民間的東西，各門各派、各司各法，沒有絕對的對錯，不要執著。例如杜煥唱地水南音，為的不過是生活、要吃飯，但唱出自己的風格，這是沒有其他人可以模仿的，甚至今時今日許多唱家，都沒有誰敢挑戰他的風格及地位。天份是重要的，但不是與生俱來，後天的努力及環境的造就，也是很重要的。就說背曲吧，我小時候已能背上不少曲；瘟疫期間，我又每天背著背著，也能背上不少歌曲。現時許多所謂唱曲的，唱了十多年，連一闕歌詞也背不上來，那些唱崑曲的學生也如是，須知崑曲是很難唱的，但你要唱得入型入格、深入揣摩到師傅的風格，便首先要熟練到可以背得上曲詞，就如演戲一樣，手上只會拿著劇本照唸的，又如何可以入戲？

我正式回歸香港前，大概是 2001、2002 年左右、即「沙士」之前，其時我還未報讀廣州粵劇學校，就已經辛辛苦苦走上廣州，跟從余其偉學習高胡演奏的基本功，那時候他還未到香港演藝學院任教。就這樣，我斷斷續續跟他學習了大概一年時間，然後灌錄了一張唱片，目的是想給自己證明，在人生路上的這個階段，我是有所作為的。之後我會拿著這張唱片，告訴我的子女：「父親做事，不是隨隨便便、馬馬虎虎的。」

音樂藝術就是這樣，要嘛，你不要學，要學，就要學得精。學藝術不是胡來的，是要很多努力的。

¹⁹ 指「竹韻小集」，2003 年成立的本土專業中樂室內樂團，除研習嶺南傳統樂種外，亦致力發展本地原創中樂。詳見竹韻小集網頁 [<https://www.hkwindpipe.org>]

訪後記

向來愛稱呼杜泳作「杜老爺」，卻不明其所以然，杜泳澄清說：「其實不是『杜老爺』，應該是『杜老椰』，由於我一向喜歡拉椰胡，所以樂茶軒的創辦人葉榮枝便給我起了『杜老椰』這個外號。」原來如此。

年屆 78「高齡」的「杜老椰」，看起來依然像個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整個訪談前後三個多小時，他總是神清氣朗、侃侃而談，談得很是起勁，絲毫不覺有任何疲態，厲害！

自小唱粵曲、奏粵樂，自得其樂；二十歲到港後，繼續以音樂維生，其間雖然目睹音樂圈的諸般不是，也曾經狠狠發誓，不再涉足這門形同「行乞」的行業了，甚至後來連室內設計都唸完，幹起建築工程來，但最後，這個「樂痴」也還是繼續拿起他的胡琴，繼續從傳統樂音中尋覓他的樂趣。



王粵生與杜泳

從藝超過半個世紀而自稱是個「捱過饑荒」的音樂人，對音樂有一己的執著，對傳統曲藝的美學及傳承，秉持著自己的看法 --「傳統口傳心授的模式是需要保存的。」他一直強調，學音樂的不可以馬馬虎虎，因此寄語年青一代音樂人：「要嘛，你不要學，要學，就要學得精。學藝術不是胡來的，是要很努力的。」

年紀大了，凡塵影事都不想再涉獵。訪談中，他多次掛在口邊的，是「什麼都不想做了，只想玩玩音樂。」

也許，這就是人到無求的境界吧。

2026 年 1 月